




断剑沉香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

新創選書

【知不足齋】由松上著

断 剑 沉 香

卧龙生 著

(一)

楔 子

时间倒溯至三百年前，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。

锦州，山海关外，北风怒号，雪花虽然渐渐停了，但是风却是愈来愈劲。

灰色的天空，天脚处略呈乳白色，这关外的冬天，满目的萧然肃杀之情，雪是停了，但是地上已铺着尺深厚雪，好一片银色世界。

雪堆后面，蹲着一个小童，年约四五岁，只是他长得细皮嫩肉，眉目清秀，脸圆如球，却闪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，那模样当真可爱得紧。

这孩子穿着一件又大又破的棉衣，背上背了一小捆枯柴，一双小手仍不停的在雪中翻拣枯柴，小手冻得通红。

忽然他停止拾柴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迎面一口寒风，吹得他打了一个寒噤，他抖擞了一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雪停了，今晚只怕还要冷呢。”

忽然他瞪着一双乌黑的眸子，目不转睛的望着天空，原来天空一只黑鹰盘旋着飞了过来。

那鹰一身黑亮羽毛，头顶上却是雪白，虽然不大，但却神骏得紧，这种鹰儿乃是辽东所产最厉害的一种，唤做“海东青”，身形虽不甚大，但却凶的厉害，寻常比它大上一倍的兀鹰也不敢招惹它。

这小童看它老是绕着圈儿盘旋，心知必有原故，于是爬上那雪堆下望，果然远处有一只雪白的小兔在跑着，那兔周身雪

白，若非是在飞跑，根本分辨不出来。

那鹰转得两转，忽然双翅一收，身形就如箭矢一般冲了下来，那野兔四足一纵，没命狂奔。

但是鹰儿计算得极精，下扑之势正好在野兔前面一点儿，兔子往前一逃，正好碰上它的利爪。

站在雪堆上的小孩看得不禁一下叫出声音来，眼见鹰爪就要抓上白兔背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见那白兔往左一蹿，身形却往右一翻，立时背脊垫地，四脚朝天，一双后腿猛然往上一蹬——

但闻一声惨鸣，那“海东青”忽然跌落地上，滚了一滚便已死去。

原来那白兔后腿一蹬，正蹬在鹰腹上，登时把鹰肚子蹬了一个大洞，肚肠流了一地。

那白兔滚了两滚，也倒下不动了，敢情它肚上也被撕去一大块皮肉，血流如注，

东北野兔强壮万分，常能借一蹬之势杀死巨鹰，有许多南方人初到北方，听当地猎户说起这等事来，都不相信，等到亲眼目睹时，不禁一个个口呆目瞪。

且说站在坡上的小娃儿瞧见这幕情景，就从坡上跑过去，走近看时，发现那白兔身躯微抖，似乎尚未死去，腹上创口也仍不断流着鲜血。

他把兔儿抓住一看，那兔果然没死，被他一阵摇动，缓缓睁开一双红眼睛瞪着他。小娃儿见那兔通体雪白，肥头大耳，模样十分可爱，那双红眼睛中似乎流露出一股疼痛的神色，又像是在乞求帮助，不禁怜悯之心大起，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条手巾把白兔伤口包住。

但那创口伤得极深，虽用手巾包住，但是仍止不了血。那

白兔愈来愈是萎缩，双耳垂下，眼睛也缓缓闭上，眼看是不成的了，小童不由慌乱了手脚，不知要怎么办才好。

这时候，远处山峦上，缓缓走来一人一骑。

那马通体雪白，并无一根杂毛，极是神骏，口中不时吐着一团团白气，马上坐着一个老者，这老人方头大脸，面如重枣，却是红润异常，白眉白髯中透出一丝慈祥的可亲，但奇的是慈蔼之中又令人感到不怒而威。

老人勒马爬上小童方才立足的小坡，停下马来四面眺望，只见不远处山海关在淡淡雾气中巍然耸立，靠近地面处因雾气较浓，已是欲现犹隐，城楼上横额，却是清清楚楚可见，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字龙飞蛇舞，气势磅礴。

老人凝目看了一会，忽然双目精光暴射，过了一会又长叹一声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一生从没有踏进此关半步，这一去，不知——不知还有没有命能回来，唉，风柏杨，你千万不要把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啊！”

他一低头，蓦然瞧见坡下小童抱着一只白兔的情景，不由轻咦一声。

那小娃儿，抱着一只血流不止，奄奄一息的白兔，在身上乱抓乱摸，却没有一件东西管用。

忽然，他瞧见左面雪堆中露出一个嫩绿色的小尖儿，他不禁大喜，连忙一把将雪抓开，果然露出一株小草来。

小童把绿草拔将出来，看着根部的黄色大笋，不禁喜道：“啊，这土参好大——”

这种土参在东北到处都是，是以小童一见就认得，这土参根中的汁水最能止血长肌，江湖郎中的刀创药中多掺有这东西。

小童把那土参拿在手中用力一捏，那知这土参根儿硬得

异常，竟是捏它不破，他低头一瞧，小白兔双眼已紧紧合上，心中不由大急，一把将土参放在口中，用牙齿用力一咬。

“咔”一声，壳儿破裂，里面一包甜汁全注入小童口中，他正待吐将出来，忽然右面一个焦雷般的声音：“兀，你这小鬼——”

他骤然吓了一跳，“咕”一声，一口汁水全给喝下了肚，他只觉一股清凉无比的汪水顺着喉管直流下去，他猛然一惊，也顾不得看右面是什么人在大叫，低头一看，幸好壳中还有一点水汁，连忙倒在白兔的伤口上，用毛巾包着。

这东西真灵验无比，一会儿，兔肚上不仅流血全止，而且立刻生出一层油皮来。

他一心照料小兔，竟将方才右边那声大吼给忘了，过了一会，手中兔子一阵抖动，白兔缓缓睁开眼睛，四面瞧了瞧，像是悠悠醒来的模样。

小娃儿不禁大喜，轻轻将兔子放在地上，那兔子慢慢站了起来，忽然用嘴轻轻在小娃儿手背上擦了两下，缓缓离开。

小童满心喜欢，低声道：“小白兔，再见。”

那白兔又回头过来，睁着红眼睛对他望了两眼，匆匆跑去。

白兔走了之后，他陡然想起方才那一声大吼甚是出奇，连忙往右边一看，只见白雪遍地，一丝人影也没有。

他心里暗道一声怪，却也没有再去想它。

他缓缓坐下来，坐在一节松木上，用手无聊地把雪花拨开，不一会，便拨开尺方的一块泥地出来，泥地上铺着两块青砖，青砖当中成了一条狭沟，那些拨开的雪花受他手上的温热渐渐融化，于是一道水缓缓注入狭沟中。

他呆望着那狭沟，心中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。

他年纪虽小，但是感情却极是丰富——虽然只是一些稚气的情感，世上的万事，他都觉得极为可爱，常常望着一朵白云，他会呆看上个多时辰不觉厌倦，过了一会，他又深深爱上了一朵半开的蓓蕾。

这时他心中乱想着：“老师上次说隋炀帝开了一条运河，害死成千成万的百姓，嗯，那运河一定大极啦……”

“这便是我的运河——他望着青砖中的小水沟，哈，谁也得乘船才能过得去——”

这时青砖上忽然爬来一只蚂蚁，从一小段松针上轻轻爬到“对岸”，小童不禁乐得笑了起来，他暗道：“对，这是桥，哈，蚂蚁儿过桥。”

他似乎为那蚂蚁也把这“水沟”当做“运河”而欢喜。

这时他忽然想道：“大人的心里真奇怪，许多小虫小蚁都知道遵守的法则他们却是不肯遵守——”

“呼”一声，一个“大人”的腿跨过他的“运河”，停在他面前。

他略带惊慌地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面色红润的老者微笑站在他面前。

他微微有点责怪这老伯不遵守他“运河的规则”，但是当他看到老人皤皤白发时，他不禁觉得自己责怪他十分不应该，只好歉然一笑。

那老人慈祥的道：“娃儿，你玩得真开心是吧？你可知道方才你险些就丢了一条小命？”

小童不禁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方才你把那‘千年参王’放进嘴里去时，可曾听到大吼一声？”

小童道：“听到，听到，不过什么是‘千年参王’啊？您是指

那只土参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哈，世上那有那么大的土参？你竟不知道……唉，可见天下事冥冥中自有注定，这等奇宝注定要落入这娃儿之中，任谁也无法阻止，方才那‘金毛神猿’白丕见宝起歹意，结果不但宝物没有到手，反而吃我百步神拳送了命，唉。”

小童虽然不太懂，但他天性聪明，脑筋一转，道：“伯伯，您是说，方才那大吼一声的人想来害我，结果反让伯伯打死了是吗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嗯，你这娃儿真聪明。”说着指了指右面雪堆后。

小童跑过去一看，只见雪堆后果然躺着一个汉子，瞧那模样，已是死去多时，只因正倒在雪堆后，是以方才没有看见。

小童瞧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你这人真是的，要吃那土参早点告诉我不就得了，反正那白兔要一点点就够了，干么要偷偷摸摸的……”

那老人不禁一怔，柔声道：“你是说我不该杀他？”

小童点了点头，过了一会，他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——”

老人呆得一呆，忽然仰天长笑，跨上白马，抖缰而去。

小童怔了一会，忽然觉得一股热气从小腹下直冒上来，霎时身如醉酒，头昏脑胀，“噗”的坐在地上。

老人骑马走出几步，忽然回头一望——

这一望，端的值得一书，只此回头一望，从此就决定了今后五十年武林的大势！

老人望见小童面红如醉，心忖道：“千年参王的效力发作了，我现在虽有要事，若不助这娃儿一力，岂不是好生可惜了这武林奇宝？”

手中一勒马缰，回到原处，伸掌按在小童腹上。

小童只觉一股温流从老者掌中传出，将自己腹内热气引入四体百骸，登时觉得舒畅无比，但是浑身一丝力也用不出。

过了一会，老者收掌道：“娃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叫高战。”老人望了他一会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。丢在小童身上道：“这纸上画有几个人像，你以后好好照着练练，包管有你好处。”

高战想说两句感激之话，但是全身软绵绵的，连张口说话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。

老人从马背包囊中拿出一块毛巾，盖在他身上，想说什么，但却止住口，过了一会道：“好好睡一觉吧。”

反身蹿上马，一拍马臀，马蹄扬起阵阵雪花去了。

高战看那毛巾微微放亮，也不知是什么毛织的，盖在身上又轻又暖，毛巾中央却用细线绣着一棵大柏树，一棵大杨树，枝态扶疏，极是生动。

忽然眼睛觉得微酸，一合眼，缓缓入睡。

这阵时间，老人骑着白马已到了山海关前，不知怎的？他缓缓放慢了马，像是不愿入关似的。

蓦然，他像是忽地惊起，仰首看了看雄伟的城楼，暗道：“风柏杨，风柏杨，你是畏怯么？那无恨生虽则名满天下，难道我边塞大侠真怕他不成？”

他猛然回头，只见远处高山接天，顶上白雪隐在云雾之中，白雪茫茫，好一片牧野风光，朔风吹来，触面生寒，想到自己雄据关外垂三十年，不由昂然自语：“风柏杨，你昔日威风何在？”于是突然一掌拍在马臀上，得得得冲入天下第一关。

初冬时分，原野上一片肃杀。

一弯流水，枯寂向东流着，一棵冲天的榆树，虽然树叶尽落，可是枝干有如横生蟠龙，气势甚是雄伟，树后，是个百十家的小村落，因为村前有这棵千年大榆树，所以唤做“榆庄”。

清晨，天色很是清朗，远处的山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，在村首一家小茅屋，跑出个小男孩，唇红齿白，长得非常俊俏，看来也不过七、八岁，两只小手提着小桶，走到井边。

他穿得很单薄，也不见露出寒冷之态，放下绳子，很轻松便打满了两桶水。

他见天色尚早，村里还没有人起来，把水倒入厨房内的水缸，便走出坐在榆树下，面对着尚未从山头爬出的太阳，一心一意练起内功来。

等到运气一周后，但觉遍体温暖，舒适已极，心中不由自主的又想到那个传他这套工夫的老人。

“他是多么令人亲近呀，他老人家脸上虽然很是严肃，可是……可是怎样我也说不出来，除了爹，只怕世上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人。”他想到那老人满脸正气，不由愈觉心折。

“要是我们不搬走的话，他答应回来还要教我武哩！”

他正在回忆三年前的往事，忽觉脸上一凉，他一怔，接着恍然大悟，回过头来，抱着一头大黄牛的头骂道：“老黄，又是你，坏东西。”

那头老牛，身体虽很庞大，可是乖巧已极，是以乘着小男

孩正呆呆出神时，悄悄走到他身后，舐了一口。

小孩与牛很是亲热，老牛让他抱着头，不住的用舌去舐他，男孩突然翻身骑上，叫道：“老黄，咱们到田里去。”

“老黄”似乎完全听得懂孩子的话，微微摇那颗大头。

孩子道：“怎样，你还没有吃过干草？”

老牛点点头。

孩子道：“那么我们一同回去吧。”

孩子骑着牛，慢慢走向茅屋，忽然里面传出一阵苍老的声音：“战儿，怎样这早便起来了。”

那男孩闻声急忙翻身下牛，跑进屋里，对睡在床上的中年病汉低声道：“爸，你病好些了吧”。

那病人摇头叹道：“战儿，我这病难好了，大夫说我是虚火上升的大热症，其实他那知我这是几十年来的老毛病，战儿，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老实告诉你，爹年轻时有一次在战场中负伤，腰部中了敌人的药箭，箭头始终没有取出，是以腰痛时发，这次发作甚是厉害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。”

战儿急忙阻止，柔声安慰道：“爸，您千万别乱想，您的病一定会好的。”

病人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唉，你年纪这么小，我真是不放心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在九泉下怎么能向你妈交待？”

战儿觉得室内空气沉闷，父亲这几句话令他心痛如绞，强忍着眼泪道：“爸，我去烧早饭。”

他父亲突然问道：“咱们田里的高粱全部收完了吗？咱们欠别人的粮食，可要先还清。”

战儿道：“欠隔壁林伯伯、后面李大叔都还啦。”

那病人满脸慈爱，凝望着战儿走去准备早饭，不由自主自语道：“这孩子，这点年纪，如果是生长在富贵之家，正是无知

无邪，嬉戏终日，绕在父母膝旁撒娇使赖的黄金年华，可是战儿呢？不但要管田里的事，又要服侍我这病人，唉，生而贫苦，那真是十分不幸的。”

喝过几碗高粱粥，战儿骑上“老黄”，又往田里去割最后一块高粱，他小手握着镰刀，运用如飞，每当他割完一把，“老黄”便把叶子嚼断吃去。

太阳渐渐出来了，战儿累得满头大汗，阳光照在黄金般的高粱米上，令人有一种充足的感觉，战儿仰望着高耸的长白山，在碧蓝的苍穹中矗立，真分不出天高还是山高，心情不觉悠然神往，低头看着脚旁堆成尖顶的黍米，自觉劳苦没有空费，很感安慰，但他一想到父亲久病难愈，又不禁悲从中来，自己也分不出心中是忧是喜。

他休息了一会，便一把把把高粱米装进布袋，忽然身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：“高战，你替我作的文章呢？老师说今天不交，就要挨手心哩！”

高战回过头，看着身后那稚气满脸的小姑娘，歉然道：“啊，这几天真是忙极了，天天上田里做工，真……真对不起，我竟忘掉要替你作文，等我收拾好，这便替你作。”

那小姑娘很不高兴，双颊涨得通红，嗔道：“哼，不作就不作，谁希罕了。”

高战心内很感惭愧，低头不语，小女孩又道：“上次汶姐要你作，早上告诉你，你下午就作好送去，我老早就告诉你，你竟不放在心上，哼，你记得好了。”

高战想开口辩护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她责备自己的句句都是实话，所以不知如何启口。

他天性极为柔和正直，年纪虽小，别人待他的好处，他时时铭刻在心中，别人骂他恨他，他却并不放在心上，不管是多

么艰难危险的事，只要是别人要求他，他从来未曾拒绝，都是尽力而为，因为他不愿伤害任何人——甚至任何小动物，他爹常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他比女孩儿心地更慈祥。

那小姑娘见他久久不语，不禁有些懊恼，但又不便示弱，便道：“你倒先生气了，好，你赶快去作吧，待会我到你家去拿，我还要自己抄一遍，老师认得你的字呵！”

说罢，瞟了高战一眼，温柔一笑，转身便欲离开。

高战想到自己还须到镇上去抓药，正想告诉她，但一看到她充满自信的小脸，淡淡的阳光照在她白晰的皮肤上，简直好像透明了，令人有一种出尘的感觉，便住口不说了。

他轻吁了一口，装满了二麻布袋，骑上“老黄”，一步步走回家去。

坐在宽宽晰的牛背上，凉风吹来，高战又想起昨夜的梦境……

“妈在云端里，她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彩虹……她向我招手，我努力……努力想看清楚妈亲爱的面容，可是那可恶的彩云，竟把妈整个脸笼罩着，只能看出一个轮廓，我一想跳上去抱妈，妈向我摇摇手便消失，我一急，就醒来了。”

我五岁时，妈离开爹和我，我还以为妈是睡着了呢！如果……如果那时我知道今后再见不到她，我……我定要多瞧她几眼，在我心中留下比较深的印象。”他想。

“我每次做梦，梦到妈都看不清楚她的面孔，我仔细回忆也只得到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妈，你那一天能让我在梦中看得清楚一点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不禁鼻头发酸，真欲放声一哭。

他轻步走到父亲床边，见父亲沉沉睡着，略略放心，便提笔替那小女孩作文。

原来高战一家本是山西望族，家中代代都是执戈卫国的

武将，先祖高宠更是大宋精忠岳元帅手下第一员大将，当年曾以一枝长戟连挑翻金人十二辆重革滑车，端的威震天下，力尽殉国之日岳元帅如失左右手，后来传到高战父亲高云，他眼见满清野心显露，想要吞并我中华大好河山，便怀着满腔热血，仗着家传“无敌戟法”，投身辽东熊经略廷弼大帅麾下，充当一员参将，那熊经略雄才大志，文武双全，原是为国家干城，经管辽东，清兵不敢越雷池半步，无奈大明气数已尽，君主昏庸，重用小人，熊大帅三启三罢，受尽奸人牵制，盛京一战，王化贞坐而不救，终于被清兵个个击破，熊廷弼被执至京待罪，高云眼见忠义之士不是冲锋陷阵为国捐躯，就是被奸臣横加迫害，原来颇有中兴的局面，到头来烟消云散，不由万念俱灰，只身返乡，娶了一房媳妇，种田度日。

高云妻郑氏，是温柔腼腆的一个美人儿，体态甚是薄弱，可是才名甚著，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棋、琴、书、画样样都很精通，高云中年而娶，娶得如此一个才女，自是百依百顺，郑氏也很崇拜夫君，夫妻间相敬如宾，伉俪情深，不料就在高战五岁时，天妒红颜，郑氏撒手离开她亲爱的夫婿稚子，高云经此打击，心如死灰，把妻子葬了，为免触景伤情，便携带着高战，出关开垦，他知关外兵荒马乱，就在山海关附近买了一块田，种下高粱大豆，可是他天性豪侠仗义，有一次失手打死一个欺压良民的官军，自知关内关外不能立足，这便带着高战远走长白山下。

高战写完文章，摸着床头的钱袋，摸了半天，撒出一小块碎银，吩咐“老黄”不要走远，那头老牛对他非常依恋，口中连叫，似乎要跟着他去。

高战连连摇手，那老牛性已通灵，突然伏下身来，口中咬着高占衣服，示意骑上，高战无奈叫道：“我要赶紧跑到镇上去

抓药，你走得那么慢怎么行，等会到镇上，人家都收市了。”

那老牛吼叫两声，好像甚不服气，高战只得骑上，“老黄”四脚一立，如飞跑去。

高战心中大感惊奇，因为平日“老黄”性子温良，拖车犁田都是慢吞吞，可是它气力很大，所以一天工作下来，比别家的牛并不逊色，想不到“老黄”还有这好脚力。

“老黄”跑得虽快，可是高战坐在背上，平稳已极，心中对这老友，又怜又爱，双手抓着它的角叫道：“老黄你慢些跑，不然，会太累了，便不能跑回。”

“老黄”低叱几声，算是回答他的好意，脚下却丝毫不停，不一会，便跑进市镇，这才放慢脚步。

镇中人远远见一人一牛如飞跑来，都惊呆了，大家都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善跑的牛，等到走近，老黄放慢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牛背上骑着一个笑容可掬的俊童，那牛体形特大，孩子坐在它背上显得大小不相称，甚是好笑。

高战觉得大家都在注视他，很感不好意思，翻身下牛，他怕镇人逗惹“老黄”，引起它牛脾气吓人，便把它拴在路旁树上，老黄对它小主人有这种不信任的态度，很感不满，抬起大头，怒目向四周看了一眼。

高战买了一包草药，用掉最后一块碎银，心中感到很是凄惨，想到爹的病，以及爹那种绝望的眼光，高战虽然不知他心中想些什么，可是那种阴暗、漠然的眼神，似乎有一种直觉告诉他，爹的病是不会好的了，更大的不幸正慢慢的降临。

他从小就在艰苦中奋斗，对于作活，可真是一把好手，对外对内也能井井有条，可是到底年龄太幼，不时还会表露出一一种可贵的童心，可爱又可笑的孩子气，他爹的正直慷慨，他妈的慈柔可亲的性格，都一股脑儿传到他身上，是以他见别人富

有也不感羡慕，对于自己的穷苦并不觉得可耻，村中最有钱的林家二位小女孩，都和他玩得很融洽，他并未感到丝毫自卑的心理，在他小小心灵中，觉得为父亲牺牲一切都是应该的，在他小小心灵中包容着像海一般的爱，将来有一天，他会以爱来对待每一个人。

他熬好了药，林姑娘跑来取那篇文章，高战道：“请你告诉老师，我最近不能去上学堂。”

林姑娘笑道：“好，老师天天夸你，要我们大伙儿都跟你学哩！”

高战红着脸道：“你别捧我，你下次要作什么，我一定早早做好。”

林姑娘听他柔声说话，想到自己早上对他无礼，很感惭愧，便拉开话题问道：“高伯伯病怎样了。”

高战黯然，低声道：“爹的病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不知哪天才会好。”

林姑娘柔声安慰道：“你别急，总有一天会好的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喂，我走啦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否则老师知道要挨手心的。”

高战见她脸上神情轻松活泼，不由也被她感染，心中快活了一些，笑道：“你挨过老师的板子？”

林姑娘点头正色道：“上次我背书背不上，哼，这件事你明明知道，还要装傻，喂，你连我姐姐都不要说，知道吗？”

高战听她以大人口吻吩咐，很感到好笑，故意道：“假如告诉你姐姐了呢？”

林姑娘正想离去，闻言嗔道：“高战，你敢么？”

高战耸耸肩，不再言语，内心却想到：“我为什么不敢？”

冬阳斜斜地晒着大地，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嫩毛小雏，懒